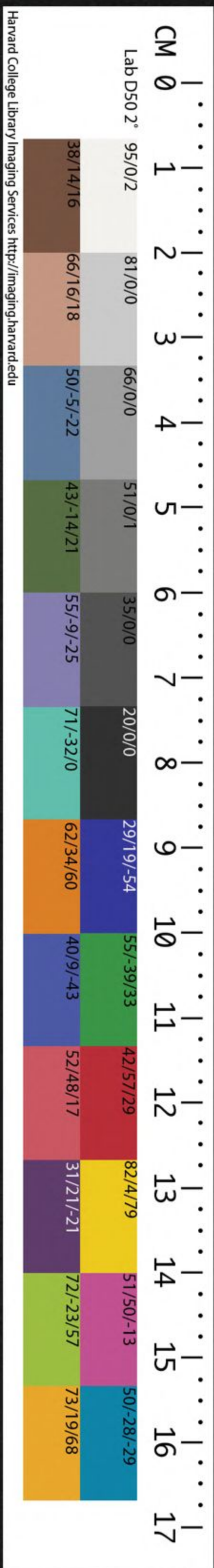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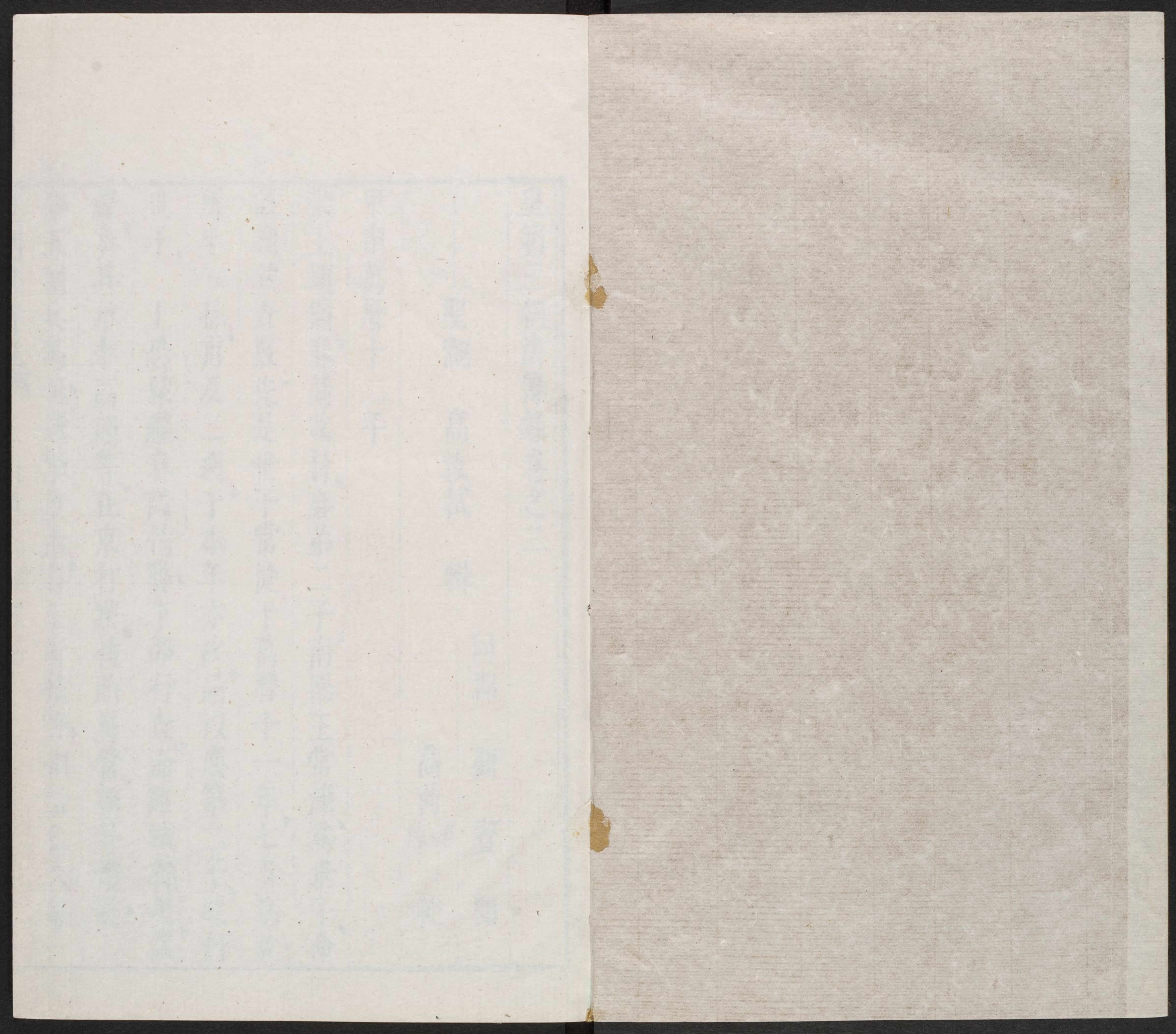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1 6 1941

T2732/0234

8





皇明三朝法傳錄卷之三

聖湖 高汝拭 輯



顧

賓 閱

高

鼎 煒

校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甲申萬曆十二年

崇王翊鏞奏請改封庶第二子南陽王常津為世子命

該撫按查覈先是世子常澧于萬曆十一年七月病故

所生一孫甫及二週于本年亦故請以庶第二子改封

世子 上恐朦朧奏請情弊下部行查而巡城御史談

耀奏其承奉高朝等在京打點持賄廣營朝等潛逃

命五城兵馬司緝拏重治蓋王府積弊相沿已久每一

請封費輒不貲矧茲改封吏胥需索則行賄打點實繁有徒而中城兵馬蔣倫乘此邀功不俟御史檄文凡部科承行吏役一槩撲捉強逼成招是以禮科萬象春疏常津雖當改封不宐使員役營幹乞根究潛藏寄頓之迹而儀制司郎中趙世卿亦疏禮科失祭之罪彼此參商上以不必爭執解之○江西石城瑞昌二王府宗室拱栢等挾支祿糧鼓煽圍繞南昌府旋辱南昌道王希元巡撫馬文煒奏聞當是萬曆十二年常祿八萬四千有零該于十一年支給本年奉詔蠲免三分見徵止有五萬八千八百措置不給有司亦無可奈何矧春夏

二季已全支秋季方在議給各宗必欲挾秋冬二季齊給諸司不能徇意拱栢多熯等糾合鍾陵臨川拱栢多料等既詈辱知府尋赴分守處講支適遇巡撫一齊擁近噪嚷亂拋磚瓦幾及于身橫行街市暴戾恣睢法紀凌夷可為寒心

張溥曰南昌王之謀叛歸張士誠而寇桐城而死也谷穗王矜金川門之功諷蜀王共為桓文而至闔戶自焚也漢庶人高煦反于樂安而後死逍遙城也安化王寘燔以寧夏反仇鉞禽之而伏法京師也寧庶人宸濠發兵徇南康下九江王守仁破之而東南底定也此皆宗室之大變也然不踰時而即服者以祖宗立法之善也惟立法之善即大變且頃刻而平況區區宗室祇以祿糧鼓噪者哉輕則革祿重則高墻誰敢奸之矣

○上以潞王出府成婚已踰一年分封地方未有欽定
應建府第未見題請命該部及時舉行以昭盛典○
刑部尚書潘季馴等疏請張居正蒙旨抄沒子孫死
亡相繼國法已正衆憤已平乃其八旬老母舉目無親
衣食之供給不周子孫之死亡相繼乞聖慈保全餘
孽○上命留田百畝以贍之懋修等各戍邊

于慎行曰華亭之富等于分宜吳門之富倍于江陵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常在吳耶夫得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高汝拭曰唐德宗既貶竇叅欲藉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賍汚止徵所犯德宗不聽竟賜叅死而藉沒其家蓋藉沒一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爲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藉之不相中矣江陵之事在庭諸臣無引贄語以進

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隆劉綰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糜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

九月順義王黃台吉死子扯力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荅命主扳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

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達用事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

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

娘子在俺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

達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三娘子意嫌之將別屬

漢時匈奴之長爲單于其妻號爲閼氏唐時突厥之長號爲可汗其妻號曰可敦今之虜王正配號哈屯妾殿號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正相

似昔者說耳

督臣鄭洛計曰。若三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令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女。不歸一胡婦耳。于是三娘子迫利害。乃歸之。比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與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入三娘子帳中合婚。○吏部左侍郎陸光祖乞罷。從之。時江東之論大學士許國。吏部尚書楊巍。光祖言其有氣力。以撼大僚。汪應蛟劾之。故罷。○遼東總兵李成梁。自以身為主帥。世授伯爵。一門父子。兩鎮總兵。上疏乞休。上准其子李如松。山西總兵辭免。成梁溫旨慰留。○慈寧宮災。○調兵部

內官秀才

主事董基于外。復左遷御史郭惟賢為大理寺評事。內臣張維者。好文雅。能為詩。嘗在。上左右。上愛任之。呼為秀才。命掌兵杖局。駕常幸局。觀所造兵器。時玩弄之。維奏言。兵凶器。非尊所宜操。上笑而止。因命內監勝兵者。咸肄習之。于是有先朝內教場者。蓋指武廟時事也。上欣然。命立內教場。以歲時演習武備。摘選內監二千餘人。分班操練。如三營操練法。每以五鼓從東安門入。及晨而散。砲聲相聞。閣臣以為言。上諭不。久當罷臺省。亦有言者。而基獨言之。剴切。故降之。惟賢上疏申救。遂得左遷。○江西巡撫曹大埜。劾臨江知府

開內操

皇明法傳金

三朝卷三

顯皇帝

日

懲酷吏

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上怒命撫按追治時

于穀等先
生云曹中

上已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絕酷烈覽疏大怒疏下趨

丞平日不
敢戒諭至

閣臣從重問擬及勸上者以永戍擬上意少之欲處

善成其惡
及論又據

以極刑上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三執奏若賡所犯

拾如許以
甚其罪安

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宜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

有二百人
命可輕登

體發育生物之仁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多許人

于奏牘者

命都是秋後否奈何不體生物發育之仁閣臣無以對

若賡四明
人余閣學

上竭力救始得監候取決之旨此本朝第一盛德事閣

之邑子而
新都許閣

臣恐開輕殺之端故再三執奏耳威恩並用海內無不

學之門人
也

仰服○迨平樂知府周祈并迨兵備武應隆守備葉朝

若止治官
長不正亂

陽等官下詔獄旋釋之平樂軍兵皆招募烏合之衆驕

民之罪將
各邊軍士

悍難馴聞廣東餉厚遂欲散歸無以起釁藉口累月欠

效尤而起
將有紀綱

糧逼迫無聊遂殺人行劫叛入猺獠事聞上命迨治

倒置之患
矣

以閣救得釋○吏科給事中鄒元標奏言內庭火災延

燒慈寧一時煨燼致驚聖母憂勞聖躬但天下未

有無災之國然能修德則反災為祥不修德則禍患立

致而不可解條陳修省六事一日保聖躬以寡欲二日

親臣工以召對三日開言路以虛受四日諭百官以軟

熟為戒五日節財用以難繼為懼六日拔幽抑以寬罪

宗放宮女為仁不報○丁此呂請召逐臣馮景隆孫繼

皇明治世錄 二月 顯皇帝

先等追論馮保罪御史范雋亦言奉天道防人欲信詔
令定章奏廣儉德專民事惜人才養士氣清武職此呂
又論侍讀高啓愚先年試士以舜亦以命禹命題為阿
附居正有禪受逆萌吏部尚書楊巍駁此呂以曖昧中
人大辟上怒命調此呂于外而繼先雋各奪俸半年
朱國楨曰神廟宮中自號禹齋啓愚命題以此使居
正果有異圖何用如此露狀于人耶○于慎行曰當
時士論洶洶以為居正必有異圖余獨策其不然自
古奸雄盜國未有不結人心者居正十年作事大槩
行韓申之術與人結怨又諸子連舉
呂甲以為榮寵其志量固可知也

極得江陵
本心
奉太后同
閱山陵

○上奉 兩宮太后同閱山陵在兩宮輦前乘馬導
行不由中道及山頂遙望兩宮幄前 至上立侍臣下

見之心甚不安

于慎行曰兩宮輦出乘輿自當先行即以前導為名
亦不必避道御帳獻茶上可退居別幄亦不必侍立
宋時明德蕭太后與仁宗同幸孝慈寺欲乘車先行
魯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冬至帝率羣臣朝太后于內殿而范仲淹以為自宜
行家人禮不必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使范魯二公
見今日之禮必有以處之一時公卿侍
從倉皇望見不敢冒陳亦是一闕典

○上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感恩殿東室命降李植等
三級先是植等劾江陵已得陞卿寺矣至是左袒梁子
琦力言大峪山非吉 上怒降植為員外江東之羊可
立為主事而壽宮之議息○刑部擬定懲貪律例上請

上是之命著為令○漕運總督傅希摯叅知府董用

威等貪賍。上命刑部定其律例。部以貪官科斂五百兩銀以上者。都追賍還官。情重引例發遣。情輕依律問擬。遂下各省直。永著為令。

于慎行曰。古時受賍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弟王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賍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泛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卽至千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于宰相。宰相呂誼。事覺。宦官杖死。誼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取如携。縱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聞連及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禮科都給事萬象春奏革除之陵廟宜復。景皇帝之廟號宜尊。事下部議。

高汝拭曰。國家修明典禮。凡前代帝皇。有功德于民者。除歲時廟祭外。間遣官祀于其陵。矧建文帝按

此二事亦
關典制

臨臣民。至四五年。為一代嗣統之正者乎。革除死事諸臣。上登極之初。首發明詔。令得祀于鄉。邇又允言官之請。凡諸臣墳墓苗裔。咸蒙修治恤錄。則建文君宜勅所司。于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宜上尊謚。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以正君臨之體。若土木之變。國家岌岌。幾不可保。帝奉太后命。進登寶位。鎮安人心。克戡禍亂。卒至乘輿反正。迨升遐之日。謚號葬祭。率從貶損。純皇帝時。廷臣建議。復其帝號。祭以帝禮。特廟號未加。陵制有儉。終屬缺典。仍宜遵照典制。備加尊謚。仍恭上廟號。陵制。此須亟為恢改者也。

○代王鼎鉉奏祖母代昭妃周氏病故。蒙給賜祭葬。准命太監一員。前來主行祭葬禮。禮部駁之曰。正統以前。有行之者。至成化二年。議定。親王妃祭。免差內官。止令本府承奉行禮。雖正德嘉靖間。一有行。然數十百年來。

惟岷府周府二三處近年以來所絕無者查萬曆四年崇王妃宋氏七年岷王妃王氏八年晉惠王妃郭氏准恭王妃虞氏止照例奏討祭葬並未及內官部覆亦不差內官禮貴遵時法貴畫一代府不遵會典妄奏故不許○中軍都督府帶俸永年伯王禕乞恩賜輿上從之先是上恭謁山陵偉為居守奏云同事都御史趙錦肩輿乘驂併行不便上特恩准與

高汝拭曰國朝之制以侯伯都督皇親駙馬不分老少俱不許乘轎載在令甲故勳戚大臣濟濟在列雖耄年白首出入未嘗敢離鞍馬惟定國以陳乞得之然班首重臣且襲封年久即陳景行為仁聖靜皇太后父李禕為慈聖肅皇太后父尊養兩宮推恩所生特加異數偉雖至戚何得遽比往年駙馬都尉

許從誠具疏請給肩輿穆皇帝嚴旨責其無敬慎之意今偉雖微恩違例甚矣驕淫不日滋也哉

○以禮部尚書王錫爵人文淵閣吏部侍郎王家屏入東閣辦事○原任大學士李春芳卒贈太師謚文定春芳丙寅與徐階同受顧命奉穆皇登極因贊襄錄忠直誅左道下寬大之詔與天下更始至建翔鳳樓取太倉羨金增織歲幣徵牙簞諸珍異物隨奏隨止議建臺易闔帥許虜酋款關乞貢此尤其制禦之大者也○雲南巡撫擒岳鳳等九人獻捷命午門外受俘戮于西市鳳之擒也原許以不死及入京師政府于射堂鞠勞以花幣日且有爵賞既而命斬之

于慎行曰。中國制禦夷狄。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密。或用權譎。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蘇定方之言耶。

乙酉萬曆十三年

巡按御史鄧鍊條奏請停止燒造磁器有旨停止然

尚有未停減者次年巡撫陳有年稱燒造繁難將各難成器皿如屏風燭臺碁盤花瓶等項計一千五百六十四副對費使錢糧雖多竟無堪用者于是上命停止

○東虜炒花把兔兒等犯蒲濬汎河諸堡右僉都御史顧養謙總兵李成梁拒却之○兵科王致祥乞罷內操

疏畱中○南京廣西道御史黃仁榮奏稱在外守令中有貪吏之剝削酷吏之驚悍慢吏之因循巧吏之恣肆五吏為蠹以故傷和致災重為民困因請差官專董荒政親詣郡縣採訪或有前吏許其特疏斥逐事下部議部議以特遣不便不若專委撫按督察各省司道中定委一員專董荒政○文書房傳奉聖旨壽宮工程浩

大應用錢糧數未有次第聞嘉靖年間撫按官各進有助工贓罰銀兩工部還查見在錢糧有無足用助工事例是否可行自明說來工科給事陳與郊奏言世廟時曾以朝門午樓工程令中外獻助第門樓臨政所御勢

所言甚正

不得不朝夕急其時虜患方殷故為一時權變之計若
 壽宮吉典日月綿長儘可從容次第少裁恩賚動可萬
 千稍假歲時自饒接濟疏畱中○工科左給事陳與郊
 奏潞王府第告成請遵祖制亟命之國事下部查得
 本朝故事宣宗朝襄王二十餘歲而之國孝宗朝
 益王未二十而之國世宗朝嘉靖三十九年冬景王
 府造成數年因內閣之請傳示擇日之國今潞王受冊
 已幾年居邸又復數年府第告成者又復幾閱月乞擇
 日亟命之國

四月京師旱

上步行祈禱

詔免天下災傷地方錢

糧○一年京師久不雨屢禱未應命禮部具躬禱南郊儀
 註以聞上謂左右曰朕步行不乘輦百官隨行天象

步詣郊壇仍步還宮

可謂誠敬之至

淡旬大雨報應之速

災旱朕謂黎庶祈禱豈憚途勞乃齋居夙戒擇四月十
 七昧爽步詣郊壇祭禱如儀上于幄次諭輔臣曰天
 時亢旱雖由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多貪暴為民害干
 天和自今其慎選毋忽仍步還宮淡旬大雨○廷議各
 省主試用京朝官二員京省同考試官俱用甲科有司
 克之教職十存二三禮部上請允行○伯言把都復連

今日教職克考試者無一二矣

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
 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

出布陣為一二字以一字衝鋒以二字繼進令既定且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即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圍火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趨二字陣鼓行而前虜皆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得名酋扯征孛來十三人戰馬五百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九十三人○封扯克為順義王哈屯比妓為順義夫人○起海瑞為南京僉都御史旋轉南京吏部侍郎復陞南京右都御史上勵精尚治于江陵所建置大有更變盡召其擯棄諸臣于要地并及先朝言事者○上雅熟瑞名廷臣亦以其名薦一歲三遷皆

其真嚴與顧佐相似

此覺太甚

具于五城兵馬各有

司于民事

尤所關切

每下一令

都人塗傳

巷誦自大

僚至丞郎

特簡也然南京為養望地官號吏隱右都雖長御史然于諸御史無所短長取相引為尊重瑞以御史表百官職刺舉南台亦猶北也約束諸御史甚嚴且峻南御史無幾人到台即論一人至迨訊職職有御史為戲宴者召而責曰爾聞高皇帝有杖御史法乎命以杖諸御史爭不能得卒杖之其釐革苛細不平皆洞中情弊無不凜凜奉法然太嚴肅竟杖御史人以為太厲云

吳禎曰瑞之出撫蕪松也行事過于核尅出入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儀令長佐吏下迨津令皆得錦繡入見此雖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異至裁革過客夫馬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譁吳中大饑瑞勸借富室先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而應之又請華亭捐所有以賑

無不凜凜
雨花牛首
官舫遊履
頓絕
為公家那
顧得私家

尊養之至
延為大孝

皇曰法作金... 三朝卷三
鄉里華亭以數千界之。至其家人極眾。然有籍記。半係假借。一日至華亭第。請其籍削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自是華亭賓客蒼頭。無敢借聲藉橫溢。世謂海受華亭恩厚。以是窘之。為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于報。施之義。則左矣。

六月慈寧宮成。上悅。命擇中秋吉日奉迎。聖母。

還御新宮。○四川松潘疊茂等處大小粟谷等寨番人

攻撲城堡殺死職官。隨調土漢官軍議行進剿。命

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等相機行事。○南提

學御史房寰疏劾都御史海瑞。大好極詐欺世盜名。誣

聖自賢。損君辱國。疏寢不下。進士顧允成諸壽賢彭

遵古復奏海為當代偉人。萬世瞻仰。寰納賄狼藉。聞瑞

之風。空愧死無地。乃強面反嗤之。何也。後寰事敗。削籍。

案瑞嫉貪不少。借欲發寰陰事。寰逆知之。乃先參瑞。瑞疏辨。上迺責寰而留瑞。吳人號寰為倭房公。擬為阿房宮賦。以志恨。號瑞為海賊。以其刻削少恩耳。

○朶顏酋董狐狸自款塞下。脫帽跪起甚悲。言向來犯

邊皆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為。撫臣張佳胤讓譙之。狐

狸叩首稱冤。願按實事。使得奉撫賞。○東虜長昂躡入

喜峰口。降罰正佐將吏有差。至九月。遣其母妻詣撫院

告款。

十月刑科王繼曾奏邊臣敘蔭太濫。請清革。

董其昌曰。開視敘蔭。自款賞之後。日濫一日。上下相蒙。功實貿亂。邊事大壞。端在于此。一變陋規。復萬曆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三 三朝卷三十三
三年已行之例深
有望于謀國者。

董思白語

李給諫理直氣壯

御史李棟奏言功臣被逐外議不平特疏理尚書潘季馴之寃初季馴與居正同朝頗以勤勞著績河上祇以居正故奪官故上疏理之不報

高汝拭曰黨與之波連大有寃處如康海為李慶陽而交劉瑾沉陸終身當時惜無訟言者棟獨理季馴功其耿育之訟陳湯耶不為時論所阻有真御史風焉

十二月貴川羅雄蠻作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討平之

丙戌萬曆十四年

六科查參考成以稽查勘合催督未完六科本相類參

考成之法如催徵錢

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則重處撫按撫按准參有司有司敲朴百姓拷逼平民以致鍛鍊文致吳門之救益亦有見想懲江陵之失而過矯之耳

不過四十件摘參止五件是完報者多未完者少時上治勵精政先綜覈命撫按事件有未完者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揭請寬罰不必過求云

說者謂時行之疏行而事事因循苟且歲月遠近之任事之能臣萬曆之政衰矣

○進遼東巡撫顧養謙為右副都御史領事如故東虜炒花把兔花大等復聚土蠻犯前屯時糾集十餘萬眾睥睨遼陽廣寧間顧養謙與李成梁分兵為二一出塞

外繞虜營後一當其衝更召將士黑雲龍等大集鎮邊

堡出塞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倦虜不

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遁成梁遂兵繞出虜後與養謙兵

今日見虜踰步不敢動矣況出塞二百里更親自力戰乎

夾擊之。虜大敗，馘其大酋，斬首千餘級，得名酋虎兒拖秃等二十四人。○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曰：

元子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命立鄭氏為皇貴妃。

○西虜內犯，言者欲罷款議戰。閣臣王錫爵奏言：款不可罷，戰不可輕，當羈縻勿絕，而內自為防塞。上是之。

○南京大理寺寺丞傅應楨卒，贈大理寺少卿，給事姜應麟等累荐楨望隆重，不宜久置閑曠，尋起卽卒。

楨，吉安人，與劉臺同師，相得甚懽。應楨既謫，臺亦以叅江陵戍，先是二人未第時，廬州府推官張某夢登天門，見二人坐殿上，詢旁侍者曰：劉臺、傅應楨，張與劉傳同登辛未春闈，乃于榜末識之，奇其事。又隣人常夢朱衣吏奉四字表，應楨之廬曰：乾坤正氣，後有司樹棹楔，卒符所夢云。

二月會試，以文淵閣大學士王錫爵、吏部侍郎周子義

充主試官，取袁宗道等三百五十人。○降戶科給事中

姜應麟極邊雜職，吏部驗封司員外沈璟降三級，調于

外。時有冊封鄭貴妃之旨，應麟以慎封典，重儲二慰人

心為言。上曰：這冊封非為儲二，因其敬奉勤勞，特加

奇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窺探上意，疑君賣直，降極

邊雜職。次日吏部員外沈璟復奏定大本，詳大典以固

國脉。上怒，命降三級。上諭閣臣曰：降處非為冊封

惡，彼疑朕廢長立幼，先揣摩上意耳。我朝立儲自有成

憲，朕豈敢私意以壞公論，欲置朕于不善之地耶。○禮

聖心久定

部侍郎沈鯉奏言既封鄭氏為皇貴妃宜並封恭妃王氏。上曰待元子冊立行恭妃王氏元子母也後追贈孝靖皇太后。

張鷟曰神宗時貴妃得寵其父兄鄭國太等日夜謀釁構成離間妃復譖于上加害太后寥落苦攝幾三十年太后忿懣失明致成氣壘左右無一宮侍在側凡日膳內臣置于外殿請太后出外自取貴妃令腹心內嬖探訪捧膳者何人既而垂危思光宗一面以與永別未奉貴妃之命不敢啓闈遂阻光廟哭于宮外至氣絕方請光廟入已仙逝矣其髮鬢鬆坐而不卧無復后禮幽苦不可勝言光宗登極始追贈出王昇奏疏徽號。

三月廷試賜進士唐文獻楊道賓舒宏志等及第出身有差內閣原擬袁宗道第二楊道賓第三而宗道屬大

學士許國讀卷音楚士不憚置二甲第一拔進呈最

末卷舒弘志為第三弘志巡撫舒應龍子年少策奇麗語多譏刺時政且侵言官之橫者大臣不敢顯置前列上忽拔之中外驚異稱得人焉

高汝栻曰古來英主皆曉文苑如韓非之書傳在秦廷始皇嘆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奏一篇高祖稱善漢武帝于司馬相如奏子虛賦不謂其今人至嘆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奏大人賦則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眼孔何如超卓永平中孝明覽班固賈逵等文異之比于金玉廣陵一檄天后太息曰有才如此而不用宰相之過也他如情煬恨空梁于道衡梁武仙懲事于孝標忌則忌矣而未始其佳况我祖英明天縱超漢唐而上者也其識拔奇異寧願問哉

奪南道御史孫維城俸一年

以其請定儲位救言官范雎等也

○戶部尚書畢鏘予告回籍時鏘已七十餘引年乞休
上念其老成詔留之忽入朝步蹟遂許辭去上
遣中官賜餼牽存問云○庶子趙用賢上理財策一曰
田賦之數二曰混派之弊三曰征稅之則四曰偏重之
派五曰白糧之運六曰兵餉之實○大學士王錫爵奏
陳泰交要務言王與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
事者交斯泰道可期報聞○皇貴妃鄭氏父鄭承憲
為其父請卹典援中宮永年伯王禕例禮部疏駁上
命予墳價五百兩○畿內大饑御史柯挺奏救荒諸便
宜詔撫臣賈三近行之

文恪著述
極多

七月各處水旱異常災傷疊見上出帑金數十萬命
官分道賑濟饑民并安撫流移禁戢攘奪○吏部侍郎
周子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恪

子義無錫人平生無尊彝圖書珍奇之好獨嗜古史
為祭酒時猶殫力編輯竟夜不寐時已上疏乞骸以
履端不得已強起會大官設春餅與晏比歸猶儼然
荐歲事厥明溘然逝矣子炳謨官至禮部左侍郎

○禮部請復建文年號修景皇帝實錄定恒嶽舊

祀移太廟侑祀親王及功臣于四廡進世廟諸妃葬金
山者配食永陵宜各專官毋兼攝改諸王諸墳所祀文
稱謂之未妥者上報可先是太常寺卿裴應章奏

高皇帝當日定壽春諸王及妃與功臣胡大海等侑享

四祖帝后廟後四祖祧而侑享如故夫侑享已非是況
功臣何可與母后同堂也宜移之兩廡 肅皇帝定六
陵諸妃原寔金山者罷勿祭而祀享各陵殿 肅皇帝
廟諸妃祔享莫為請者宜祔享永陵至是部覆惟建文
年號景帝實錄尚有待 ○削吏部等衙門辦事進士彭
遵古顧允成諸壽賢革職為民 ○降刑部山西司主事
孫如法廣東潮陽縣典史如法奏言太子乃天下大本
大本未定天下皆為引領天下恒見 陛下於閣臣之
請則以嬰弱不允于科道之請則曰有旨了若以為早
耶 英宗為太子年二歲 武宗為太子尚未週歲若

以為勞耶宮中不過一受冊文華不過一受朝其出閣
講學及朝賀等儀俱候睿體克實次第舉行未為不可
又曰恭妃王氏誕育元嗣已及五年是固左右宸居朝
夕奉御者也豈毫無敬奉之勞未聞有進封之典貴妃
鄭氏何一生子即有皇貴妃之封也奇封之典貴妃能
得之于皇子之生之日而恭妃不能得之于五年敬奉
之久此天下之人不能無疑也 上怒降邊方雜職 ○

鄖陽兵變

既役營兵
矣復又減

鄖陽兵變先是李材為巡撫大開講學學徒至鄖陽者
率遊武當山役營兵以為輿擔營兵皆怨副使丁惟寧
議減兩月兵糧以供講學之費材又改叅將署為書院

其月糧改
其府第軍
士未免有
忿况有參
將以導之
乎

鳴雀才氣
俱可取

舊參方解任米萬鍾繼之有忿言以激軍士梅林王所
等鼓衆譟亂毀學牌位逼軍門材閉門不出海州人王
鳴雀以新選守備至謁參將亂兵或坐或臥鳴雀具庭
參禮甚肅參將止之鳴雀正色曰上下禮自一定衆悚
然起立鳴雀因諭之教以擁參將詣督府謝罪鳴雀亦
隨謁李勸啓門納亂兵聽所請李領之兵所請十二事
內凡不便事宜文卷勒取門外燒毀上疏歸罪府道之
員疏必經閱過未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諸事
李隱忍從之鳴雀止材勿鑿曲徇因請委令矢統兵士
城外備操以待閱賞部伍既分鳴雀仗劍逐部曉諭諭

以反亂之難一城之甲難與天下抗人各有父母妻子
宜自爲計衆皆感泣已而材所允十二事與丁惟寧議
丁惡米之激也厲詞責米萬春曰各官兵將擁汝爲王
帥耶所請非分易得許米大怒擁衆喧亂使兵士詬譟
丁匿走破灶中鳴雀聞之單騎往喝曰汝真反耶誰爲
首者當前決死衆復退鳴雀因出丁而匿之他署室中
夜亂兵圍繞他署聲言必欲殺丁鳴雀乃出家丁三十
人擁空輿出城言丁副使下舡歸襄陽鳴雀身自前導
賊不敢逼僅得免李避走襄樊事聞廷議推裴應章往
代應章未至先爲檄諭以禍福語甚切復以好言慰米

檄至軍中讀之有泣下者亂卒計窮自縛至數前至外
迎乃集衆斬其魁梅林王所等餘無問亂遂定

高汝拭曰軍伍之變已非一朝嘉靖時一見于甘州
再見于大同三見于南京振武營至萬曆後而紀法
愈凌夷矣始猶曰浙兵變出不測茲且報于薊鎮報
于粵西頃耶陽又見告矣一歲之內後先接踵逆事
已著幸不流血公庭耳夫朝廷以名義紀法治天下
若是者尚有名義紀法耶當事者日益難處養奸則
國紀大削伸法則事變立起于是苟且姑息之習多
勵精明作之政少矣善乎戶科吳之鵬疏曰朝廷無
輕褻之體若復任其積習成風遇變曲處今日降一
總兵明日罰一叅將又明日易一撫臣予奪去雷惟
喜怒而悉出其手此所謂脛大于腰指大于腹言之
可爲痛心者也知言哉厲階禍釁机則已形履霜堅
冰漸不可長及今不爲之計
滋蔓難耑可不爲亟亟哉

○京師大風霾四塞上諭閣臣命有司去妨民生之

政以圖消弭天災之實

郭正域曰風之萌也養物成功黃帝風經云調長祥和
和天之喜風也折摧奔厲天之怒風也怒則飛砂揚
礫發屋拔樹喜則葉搖枝動艸順物布風吹則歲美
風暴則歲惡故曰風氣者禮樂之根萬物之首也靡
物不以風成熟也古稱太平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
雨風不搖條雨不破塊按尚書洪範曰蒙恒風若禮
記月令曰春行秋令則飄風暴忽至春秋繁露曰王
者與臣無禮身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多暴風淮南
子曰人主誅暴則多飄風六韜曰人主好田獵畢弋
則歲多火風五穀不實由此言之災異之發各象過
失以類告人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自古記之矣

○戶部尚書宋纁奏饑民嘯聚可虞請勅當事臣工綏
輯地方勿泥常套不妨再爲蠲賑便宜設處務期盜息
民安下部院知之時江西巡撫陳有年直隸巡按劉懷

怨等奏饑民糾聚搶亂不但黑夜強劫白晝公行搶去倉米舡麥松江常州等府搶攘不殊二省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亦如之○大學士王家屏丁艱馳驛回籍丁亥萬曆十五年上視朝畢召輔臣于皇極殿門暖閣面諭曰朕見各處災傷重大心甚憂憫凡有關於吏弊切于民生的卿等可深思詳議又云民間有冤抑事情撫按官不為申理以致上干天和如今要懲貪墨理冤獄以安民生卿等議該行的來看

重修大明會典

二月重修大明會典書成

三月河南光山縣牛產一麟隨斃

上聞諭閣臣取視事下禮部尚書沈鯉疏奏麟已斃矣在禮當祓除不祥何可塵至尊況官司拘驗在所傳送擾累實多又使海內傳聖主有好祥瑞之名非盛德事臣不敢奉詔上復諭云麒麟鳳凰世所稀有朕欲一見耳鯉報奏如前上不懌遂命飛騎取進○常熟布衣許士廉以民運白糧至京上書闕下請召募開墾畿輔荒田不報

陳仁錫曰唐張全義之尹河南也喪亂之後居民未滿百戶全義招民墾闢遠近趨之如市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天下事在人為耳國家處物力全盛之時而使輦轂之下鞠為茂草歲仰給于千里外竊以為當國者失之無策也

皇朝通志卷三十三 二
民風雨所過地皆赤。齊魯燕趙兩河間。饑饉甚。上念之。故有是詔。民全活無筭。

八月虜騎入犯。躡入城堡。巡撫顧養謙奏言海西屬夷。乃開原藩蔽。仰逞二奴。乃海西仇敵。今相侵凌。宜勦以杜後患。詔可之。○河南開封封丘偃師等處及直隸東明長垣地方。河流衝決。輔臣議差風力老成。給事中一員前去踏看稽察。催督興工。上允行。先是河嘗北決。張秋金龍口等處。命大臣往治。夫役錢糧動以數十萬計。然後成功。嘉靖以來。河之衝決多在徐沛以南。自朱衡開南陽新河。潘季馴塞崔鎮築高堰以後。河道安

流。第下流既通。則上流爲害。河南一帶地方。修防疎弛。堤岸卑薄者。間亦有之。失今不治。明年河水再至。勢將北徙。先年設有河道都御史。河漕經行之處。皆屬統轄。近裁此官。分屬各巡撫管理。責任既分。事權不一。黃河衝決多在河南地方。而餘流所及。又在直隸。若衝安平曹濮。又在山東。雖畫地修築。彼此不相照應。必致悞事。故輔臣有是議云。○梟斬回夷。馬毛等狗之初。陝西延慶間有夷人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是時饑荒。回夷五六百人。據高山爲壘。流劫州縣。里無賴者附之。都御史李文督兵行勦。夷走耀州。與饑民合。叅將高節逐之。殊死

綱開一面
聖恩洪
矣

戰賊走韓城通判杜存大破之諸軍逼之于同官斬獲三十餘汝復會三邊總督邵光先并勦上詔毋得姑息其願為民者聽立保甲法嚴勸懲之

九月伯言把都集眾入塞攻鎮夷堡我軍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哭曰阿父然終不可報矣○套虜卜失鬼助火落赤寇邊其母大虎罕追止之不從越黑山而西我兵逐之斬首九十級復擁眾從永昌闖入總兵張臣惡其反覆率眾力戰射之幾死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卜酋乃逃雪山同宰僧匿跡西海托宰僧乞恩父母大虎罕亦如之明年虜王請携

卜酋還巢○那林猛骨二酋引西虜恍惚太等萬騎攻把大寨我兵往援解圍

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即來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猛骨孛羅及商鼎立至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及商為北關內應因約及商叛夷阿台卜花及攻及商擄其資蓄而猛骨孛羅以母溫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及商妻恊謀誘殺開原兵備副使王緘檄叅將李宗召會將擊黃應奎勒兵執溫姐康古陸已念戮溫姐則猛骨携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骨孛羅竟為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及商因日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溫姐去巡撫顧養謙陰以降夷一人為間引兵出擣二酋壓壘而陣猶堅不下養謙督兵殊死戰拔其二柵斬首五百餘酋窮蹙請降迺釋之

○迨遼東開原兵備副使王緘下鎮撫訊問先是二奴侵凌海西顧養謙力主勦已得相機行事之旨矣兵

備王緘異同其間養謙參之宐降調而旨下拏問科
臣彭國光爲緘不平卒以失事推諉參論養謙上欲
置養謙于理閣臣持不可已而下緘獄勘問稱先年開
原地方貪功生事多殺無辜等事上怒曰逮兵備任
天祚質對闕稱海西諸夷順卽當撫叛卽當勦其理明
甚緘亦知奴之不當撫矣又不敢言勦其言似持兩端
所以致撫臣之叅也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其
行勦之非則不可况緘自以一去不與調遣則天祚亦
兵備耳以血戰之功爲妄則邊將隳心解體上意釋
緘得閑住去○閣臣請上勤御經筵以熙聖學上

褒答是年

上止開講一次未曾再御日講故有是請

○降四川道御史高維崧三級工部尚書何起鳴旣去
上着吏科問十三道灼見何人堪用卽推舉來說不
許推諉崧以凡大臣員缺惟大臣得以奉旨會推今
不敢以台臣而侵大臣之柄上以爲推諉支吾故降
之

高汝拭曰朝中推補各員缺有立推坐推走推如推
內閣吏部兵部總督總兵副總兵五府九卿六科十
三道松棚下九卿西向五府東向六科分而左十三
道分而右皆北向故謂立推如各部尚書侍郎卿佐
支待房內坐推如腹裏巡撫常朝畢行過御橋吏部
請戶部同議邊方巡撫吏部請兵部同議謂之走推
巡撫出行時腹裏邊上戶兵二部分主錢此定例今
使御史推舉是以小臣而侵大臣之權矣宐維崧之

不取與

○降吏科給事鄒元標為刑部照磨○降吏部員外顧
惠成為荏陽州州判官以其救鄒元標也○南京右都
御史海瑞卒于官詔贈太子少保謚忠介遣行人護喪
歸葬

瑞頹然而長方頤豐下耳雙垂容藹可掬性剛直守
清廉執法持公卒之日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禕敝
衣有寒士不堪者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夫贖金為歛
小民下淚罷市白衣冠送之百里不絕其撫吳德惠
世以方周
文襄云

惟下淚等
事上不能
強之民民
亦不能私
厚于我

戊子萬曆十六年火落赤等擁眾犯洮岷副總兵李聯
芳禦之全師覆沒是時虜整居于中鎮撫隔絕于外羽

檄不通西鎮危如孤注南京刑科給事徐桓奏言甘肅
孤懸絕塞最稱積弱自俺達假道西牧卜兔台吉部落
牧于西陲已懷窺伺非一日矣今扯酋復踵故智與三
娘子移帳而南以迎佛捨番仇瓦刺愚我實則為盤據
謀不及今一大創之將來日侵月削其患有不止于是
者是不可不為寒心哉疏留中○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
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
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
纂要大學衍義二書報可○起右都御史潘季馴總督
河道河決偃師浸淫諸郡遣科臣勘視督責諸撫臣畫

辛卯季馴
以刑部尚

三月廿六日

三月廿六日

顯皇帝

二十五

書爲言官
所排擊竟
以蜚語激
上上怒錫
秩

地經理然莫能統一。台省交章言季馴故習河數任事
有功以讒去非其罪可策而使也。乃以右都御史總理
往至任按異時所畫章程次第修舉視瀕河諸堤圯弗
治者增培補緝當水衝者剏格堤以限之專建鎮口古
洪內華三石閘架築泗州祖陵石隄塞單家口決經營
拮据不遺餘力工成詔復原官加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賜白金文綺優寵之。○兵部尚書王崇古卒贈太保謚
襄毅崇古歷事三朝先後官階十有九轉以刑名者十
二以兵事著者十八而策俺達功最著初虜雲集塞下
自跋朝命而文墨之臣方且踟躕顧望首鼠兩端把漢

叩關或疑其詐以爲老酋寔使之及歸把漢又慮如維
州事阻後來內附之心至虜請市又稱引嘉靖中擁兵
挾軍吏朝登壘而暮寒盟如漢金縉宋歲幣徒以辱國
搖動衆心莫能堅決而崇古定紛持重冠帶名王屹然
以身任之不惜關天下之口此其績蓋亦偉矣。崇古山西人

○武靖伯李煒卒其子文全請贈國公部議世廟釐正
國戚封典無贈公者。聖母孝思無已議贈太傅文全
又求襲侯部議煒旣封伯而子襲侯揆之國典非制酌
之人情非體始令襲伯爵一輩從之。○上召輔臣申時
行等示以御史董子行疏謂撫鎮官宜親巡歷巡撫宜

進太祖御批勅諭及詩文取累朝寶訓實錄

以累朝典故置之法

宮備七夜之觀具見法祖盛心

舊本式樣開潤簡帙繁多今改歛省

黃梅賊

徐希明能以地方為念

久任邊方司道宜優異沿邊佐貳官宜慎選用破格遷除輔臣其披其奏上從之○閣臣恭進太祖高皇

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十六道裝潢以進因請法

聖祖宏綱細目無不周詳大廷深宮無時暇逸上喜

畱覽○上命查取累朝寶訓實錄稿凡纂修寶

訓實錄已完正本于皇極殿恭進送皇史宬尊藏

副本留內閣其原稿閣臣會同防禮監及纂修各官于

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也今奉旨

查取無憑呈進聞嘉靖年間曾將累朝寶訓實錄重

錄一遍見藏奉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曾聞

莊皇帝嘗一取視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皇史宬閣

臣疏復上命開皇史宬查檢並無想世宗請去西城

萬壽宮被災燬耳閣臣查太祖起及累朝訓錄所

存者改從書冊謄寫裝潢以呈便于觀覽且省費云○

黃梅賊首梅堂劉汝國作亂汝國故斬陽門子隨大盜

梅堂詹三漢白晝搶掠蘄州知州徐希明慮左右皆盜

黨致居民能幹者曰潘案托以擒盜設計與吏目蕭芬

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

盜蹤跡次年正月汝國等自稱順天安民王橫行白晝

張蓋入縣沿燒亭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

皇史宬

賊焚營而逃獲陳策身中三鎗踰旬面色如生

玉樹觀殺人劫掠開倉放穀其黨近三百人都司周洪謨進兵至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湖廣軍門約操江都御史合兵討之分路並進汝國據柴家山移文州縣吳淞把總王夢勳深入為賊所敗而太湖縣鄉兵張維忠誓眾復前生擒汝國及其黨余孟新黃梅賊平○四月歲大旱上禱郊壇時欲分遣大臣禱于名山大川禮部尚書沈鯉奏言民已困矣而益以乘傳之使是重困也不如上齋三日以告文授太常之屬致之上允從○嚴覈雲南冒功官員先是雲巡按蘓瓚核迤西事奏言緬寇猖獗已久近擒岳鳳父子邊境始安

嚴覈冒功

平建南

蠲賑

閱視邊備

此項功次原係蠻莫思順諸酋功劉天俸既冒其績李材又妄報其勲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侯扶同結勘書奏詔逮李材等撫臣劉世曾亦上書自劾上降世曾為庶人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建南夷糾五哨大哨及黑骨諸夷稱亂按察司上川道武尚耕討平之耕擒五哨于昌州追大哨于阿六出箐射殺焉建南平○江南大旱詔特蠲歲賦之半出帑金數十萬給賑○刑科右給事吳之佳疏言南北洊災穀價騰湧宜令有司積穀歛散如常平法聽民立社倉以廣儲蓄上是之○遣京朝官各邊一人閱視邊備款貢

皇明法傳金 三章卷三 二一

雖遣京朝亦徒具文

申王二相

間太倉公子即非黃典試舉首亦其分內徒以出于黃所為衆指目耳

以一土司而敢玩弄天朝蔑視紀綱已為可怪况因其言併迫巡撫重失朝廷之體漸生遠人之志矣

平臆會

日久三歲則遣京朝臣閱視之廷議恐其擾民請屬之按臣而科臣以按臣與邊臣狎即有功如山莫肯先發徒具文耳仍遣京朝官往上是之故特遣京官往各邊一人○禮部郎中高桂劾右春坊黃洪憲主試順天所取解元王衡與李鴻為有關節詔查核覆試

京兆試卷呈送禮部尚書朱賡命郎更檢閱儀制司郎中于孔兼因摘其二卷以呈一王衡錫爵之子一李鴻申時行婿也或有勸賡者曰公當即奏不奏即當密止賡猶豫久之密以白二相因寢其事孔兼復封送禮科令其參劾禮科苗朝陽時行門下也亦寢不奏孔兼見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遂上疏劾黃洪憲王衡與李鴻而并及鄭國望播之惺屠大壯茅一桂任家相李昂凡八人○貴州宣慰司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安國享閱

之亦具本願採大木上一體傳諭給賞及貴州三運木起解各隨而進驗無安會大木故巡撫貴州郭廷梧劾之半年後會反上疏云大木起解在途巡撫委商何貴恃強凌奪搶木先運上怒欲逮巡撫閣臣申時行申救曰土官乃敢參巡撫是輕朝廷也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乃止

十一月臆酋撒假與中鎮夷白祿連結為黨殺死指揮李獻中我師三道分兵乘墟搗巢破臆斬撒假白祿拔皆十九效首功三百復侵地四百五十里兵威大振臆酋者黑骨種名撒假也連夷白祿為亂副使武尚耕進

每覩雪夜
進兵破賊
固知元濟
之擒非虛

兵官廖河賊迎戰我兵以天全首陽土司兵擊之而潛
師亂上流繞出賊後賊為潰斬白祿子阿則等送泠溪
河獲渠魁阿擺賊退據馬蝗山我兵進奪其積儲以餉
我軍賊復據大鷹崖阻殺馬溪固守欲老我師時方大
雪度我兵不能進稍解我師冒雪進兵遇險即蟻附而
登大鳴鼓角賊驚駭失厝鋒纔交斬數大酋餘潰去遂
進破之○上遣內臣禱祠五臺山還奏言紫荆關外廣
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奸民張守清擅其利一日
上視朝畢召閣臣于皇極殿議事語次及之閣臣請勅
該部行撫按官查問禁戢上是之命迨守清伏法

閉塞礦洞
省多沙事

閉塞礦洞○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上召輔臣
申時行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
決經理須在得人既而輔臣以河道利害疏奏上嘉

悅

曲盡其狀

案渾河水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橋至天津直
流入海當其汎漲亦有衝決然不關運道不近城郭
猶未為深患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中國至積石龍
門止數千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諸水皆入其
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覆入海當其壅閉則
數丈之渠遂成平地及至潰決則數里之隄一瞬洪
流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百先朝時決時塞
皆命重臣經理今之治河者為淮泗祖陵則防其西
侵為漕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為淮楊數郡生靈則防
其南決其責任甚艱聖諭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
務可謂一言蔽之矣

太倉還詔
揭救具見
林休有容

成遜令及
滴以叔事

康首以祖
母事溫姐
古陸死時
感國家不
殺恩屬溫
姐猛骨字
羅無負天
朝夷酋亦
非負義者
緱山原非
江陵子之
匹必以父
之故而并
疑之謬矣

皇明法傳金三朝卷三
十二月御史馬象乾劾奏太監張鯨兇惡并指閣臣王錫爵阿從失職上怒下鎮撫司訊問而王錫爵封還詔旨具揭救之僅奪俸一年既而給事李沂復論鯨惡倍于馮保上下沂于鎮撫司杖六十削籍為民○原任閣臣王家屏服闋上命遣官敦趣入閣辦事仍以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甘肅石灰溝等處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大將軍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塞十寨棄其師人那林字羅壁因縱兵直擣城下發大砲擊堅城盡裂中輒洞曾二酋竄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康古陸以存反商進十寨那林諭之諸

首並服亡何康古陸溫姐相繼死遜令北關之十寨那林南關之猛骨反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反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

已丑萬曆十七年詔禮部查核關節舉人時禮部尚書朱賡稱病不出以左侍郎于慎行全掌院吳副院詹

同覆試試畢分二等不定去取照甲子例也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亦通舊規亦通者黜迺二相周親屠大壯也掌院見屠在黜列懼無以復二相與諸臺省爭憤

不能出身于慎行調劑其間具疏曰覆試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疏奏上准留

衡等會試降郎中高桂為甘泉知縣刑部主事饒伸又以朋奸疏救准上怒下之獄旋削藉為民

時科部高呂張王攻擊二相院中吳詹臺諫黃苗皆左袒之為公論所扼腕慎行委曲其間猶有相喻者因想牛李之黨起于對策成于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有卻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李之屬為其所嫌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昌等皆以科場攻擊主司宗閔譴焉于是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以相傾古今事體大畧不遠如此

西虜侵掠洮河廷論宜令九邊絕款決戰以蕭大亨為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并力西討○奸民以開礦與利為言下撫按官勘覈適玉田豐潤民復以請部未報上遣文書官問閣臣開礦事節經諸人題請該部如何不

覆閣臣極言開礦之害上是之議遂寢

二月會試以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王弘誨克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內承運庫太監孫順奏急缺金兩珍珠寶石上命戶部買辦送用以潞王之國取用金寶戶部尚書宋纁言庫藏萬分匱乏請停減買辦蓋買辦必須召商召商必須厚值取給于太倉銀庫今外庫實在之數僅一千五百有奇已盡數奏解遼東今所買價計用銀三十二萬於何取給乞悉行停減不報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

差○遣潞王之國時道通州守者供帳未備羣璫大譁
訴于巡按順天徐申宜加彈劾申曰璫勢如虎奈何又
彈長史以助其虐乎婉解之戒前途治具以待凡八日
而王出境所部晏如

四月輔臣請上御經筵時召對報聞

上自二月以來僅一出朝送潞王再出行太廟時享
禮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經筵日講久已不開諸
疏畱中經時不發冊建吉查無明
示而深居高拱之端自此始矣

○上祀山陵閱吉壤每登陟命中使扶掖而行有頃傳
旨體倦且息一日輔臣等請暫憇半日以午刻就道
宿鞏華行宮不報翌日幸東山口抵暮方還輔臣等奏

虎山陵閱
吉壤

經理荒政

山氣更寒陰氣易襲未引伯益戒舜晏子戒景公語
上曰是誠愛朕詰朝回鑿○江南大旱以吏科都給事
楊文舉經理荒政○黃河初漲隄岸潰于徐泗工科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隄防

五月總督宣大蕭大亨疏言今國家禦虜當以撫順勦
逆為長策即西虜內訌聲其罪而勦之可耳虜王無他
端而并絕之橫挑邊釁委邊氓于鋒鏑令軍興耗廢無
已時非勝笑也疏上會 上召問閣臣對如大亨言

詔允行遂趣虜王東歸逐西虜遠遜兩川空無虜帳而
洮河謐如○陝西提學副使許孚遠荐江西舉人鄧元

老成之見
愛國之言
造福無窮

錫劉文卿于朝下璽書徵聘○以于慎行為禮部尚書
進士薛敷教劾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
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
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
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
道王藩臣不送揭帖于耿定向定向因而論之科臣以
為阻塞言路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論其
黨護定向視僚友為重視朝廷為輕且曰二三輔臣陽
托飲醇之名陰置登壘之實貌慶曆之和氣而掩其爭
齒貞觀之恊謀而諱其斷平津曲學金陵險陂上以新

進小臣令回籍

高汝拭曰昔元載為相請百官論事先自長官宰相
定其可否然後奏聞愚以御史有所論列先自長官
宰相則言責杜矣以職在言責者事無所不當論也
郎吏職在官守所守之官即長官之職有所建白當
咨長官長官不行然後聞之上故臺諫不自長官
謂之盡職郎吏不自長官謂之越職藩臣御史也不
送揭于堂或于舊規少紊而于言責豈可厚非哉

萬壽聖節 上御殿受賀○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

龍反國初楊鑑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介川湖

貴竹間六長官司統七姓世為目把嘉靖間楊相寵庶

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烈

即應龍父也應龍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

三月三日 顯皇帝 三月三日

是時應龍
止殺妻耳
未有得罪
國家實蹟
何據而請
天征也

職以從征喇麻諸番等賜金幣萬曆乙酉進大木六十
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自是漸驕蹇輕
漢法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氏兄
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因屠其首于是妻叔張時照與
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葉夢熊
疏請大征而蜀撫王撫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附
蜀不赴黔。○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及商先入貢且
以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上命陞為都督同知王杲
不道。殲我疆吏李成梁因他失以為鄉導遂梟王杲於
橐街他失者叫場之子杲之孫婿也因以杲之餘地界

塔赤強盛
之始

遺禍遼陽

消消不息
遂成江河
其是之謂
耶

他失使為建州衛左衛指揮後時闌入塞輒有寇擾成
梁乘其醉而殲之此時建州殘破海西橫毛憐助海西
為虐而速不駭跳梁于西成梁勢不能東西奔命遂復
建州以殺海西毛憐之勢他失之子四人惟奴兒哈赤
速兒哈赤在耳奴與速同為俘虜給事于成梁家奴乃
伴謹其身以自媚于成梁成梁忽其易復以他失殘眾
昇之且加為龍虎將軍亦謂柔可馴鷓可制卵而翼之
庶幾遏毛憐海西方張之寇耳豈其包藏禍心十年生
聚十年教訓騁其詭譎混同諸部自此坐大矣。○哈赤
既躋崇臚即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蠶食張海

色失諸苗漸稱雄長

十二月大理寺評事維于仁進酒色財氣四箴

其四箴曰酒為麴蘖所不輟心志內情威儀外缺
 神禹疏狄發詔典隆晉師街杯糟丘成風進藥陛下
 醴醕勿崇酒箴艷彼妖冶食近在側啓寵納侮爭妍
 悞國成湯不邇享有遐壽漢成寵姬享年不久進藥
 陛下內嬖勿厚色箴競彼鏐鏐錙銖不剝公帑稱贏
 私家塵甑武散鹿臺八百歸心隋煬剝利天命難謀
 進藥陛下貨賄勿侵財箴逞彼忿怒恣性任情法尚
 操切政戾公平大舜溫恭和以致祥秦之暴戾羣慙
 孔彰進藥陛下舊怨勿藏氣箴○高汝栻曰孔子云
 事君欲諫不欲陳諫者正君之失陳者揚君之過覽
 此疏言雖切直近于陳矣昔曹操欲立植廢丕問賈
 詡詡默然操問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
 袁本初劉景升父子爾操遂不易唐方慶為相子在
 眉州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廬陵陛下愛
 子今尚在遠臣子庸敢近因知隱箴默喻勝于顯諫
 明諍彼救君有其心而以術濟之此諷諫之功大也

